

长 / 篇 / 小 / 说

# 走向 珠穆朗玛

若即若离的友情、爱情以及更加私密的情感。

中国目前第一部从情感、旅游、汉藏友谊及尊严，全方位书写青藏高原的长篇小说……

杜文娟 / 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走向珠穆朗玛

杜文娟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360-5280-2

I. 走... II. 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7044 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徐婧婧

技术编辑:易平

装帧设计:黄珂展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桥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官桥村)

开 本 889×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625 1 插页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 1

当司马君完全能够确定举着照相机的女孩就是半年前他在扬州见到的那个女孩时，他不急不躁地“嗨”了一声，声音不大不小，恰到好处。女孩回过头，疑惑地望着他，仅仅几秒钟，她就笑了，笑得有点勉强，有点凄凉。司马君想，她认出自己了。

女孩向他走来，双手依然握着相机，只是握得低了点，刚好挡住胸脯。从手臂的缝隙看过去，觉得女孩的腰身真好啊，半年不见，女孩似乎有些变化，身段消瘦了，脸色似乎也不大鲜亮。司马君本来坐在公园里简易的长条椅上，这个时候，他站了起来，想跟她握手，发现女孩并没有伸手的意，便笑着说：“这么巧啊，在西安又见面了。”

女孩说：“你认识我？”

司马君愣了一下，心想，不会错吧。在认人方面他一向自信，第一次握过手的人，第二次绝对能叫出名字，第一次见过面的人，第二次就觉得面熟。面对女孩的疑惑，他毫不犹豫地说：“瘦西湖，白塔下面，我们见过啊。”

女孩仰着脖子，盯住他看，两人站得很近，她看得很专注，司马君有点招架不住，索性一屁股坐下，坐在原来的长条椅上。他刚坐稳，就听见一串急促的声音：“哎呀，真的见过呀，对，就是白塔下面，哦，在朱自清故居也见过的。”

女孩跳了一下，一跳跳到他脚跟前。司马君笑着说：“我说怎么会认错人哩。”

他往一边挪了挪，女孩会意地坐下来，跟他并排坐在长条椅上。

女孩显然有些激动，语速加快，她说：“你怎么在西安呀？”

司马君想跟她开玩笑，便说：“我怎么不能在西安，从出生到现在四十年都在陕西，怎么，你不想让我在西安吗？”

女孩急了，侧过脸歉意地说：“不是，不是，我是觉得奇怪，春节我在扬州，你也在扬州，今天我在西安，你也在西安。”

司马君说：“知道什么是缘分吧？这就叫缘分。”

说完，两人呵呵地笑起来。

女孩首先停止了笑声。笑声停得戛然而止，连摇晃一下的姿势都没有。女孩想起扬州是她的伤疤，是她肝肠寸断的地方，是她不能随意示人的地方。那个时候的她是个什么样子呢，扬州留给她的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但每个片段都很辛辣。比如没有窗户的小屋；浓得撕都撕不开，扯都扯不断的晨雾；还没有发芽成绿的柳枝。柳枝不绿就不美，瘦西湖没有曼妙的柳树，娇艳自然是够不够的。人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她不是三月去的，而是普天下中国人过春节的时候去的，所以她没有看到繁花似锦的扬州，看到的却是清冷寂寞的雾江南。

她是除夕清晨去扬州的，从南边一个江南小城乘汽车去。在那个江南小城打工六七年以来，春节只回过两次家。她的家在云南一个很小很小的镇子上。每次回家，左邻右舍的亲戚朋友都拥挤到家里，像迎接贵宾一样迎接她，看乡戏一样观赏她。在家乡人眼里，能外出挣钱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像她这种上过师范学校，能歌善舞，穿着漂亮的衣服回家的，比出蛮劳力去矿山挖矿，高速路上挖土方、背石头回来的人，更能引起轰动效应。她就那么轰动着家乡，轰动着她曾经的伙伴和同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儿时的伙伴陆续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再后来，有人传话来，说些猜测和不明不白的話，她就不愿回去了。其实，就是没人说什么，她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她已经不喜欢自己了，那个曾经阳光灿烂、满面笑容的女孩，跟她已经不沾边了。

她记得最清楚的是师范毕业晚会上，她跳了一曲傣族舞《月光



下的凤尾竹》，一个男生给她吹葫芦丝伴奏，她的舞姿是那样优美，音色是那样悠扬，氛围是那样梦幻。她沉醉了，他也沉醉了，所有观众都沉醉了。接着，男生还朗诵了一首诗，她听得很专心，记住了其中的几句。几年以后，当她在江南小城使出浑身解数歌之舞之蹈之，还赢不来掌声，得不到更多的钞票时，便突发奇想，何不来点安静抒情的节目呢。她想到了毕业晚会上男生朗诵的诗，想起了许许多多抒情味非常浓郁的诗歌。首先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然后是戴望舒的《雨巷》，她反反复复地找这两首诗的感觉，反反复复地演练，到了演艺现场，还真派上了用场。热闹浮躁、歌舞升平的场合，忽然间停了音乐，停了影影绰绰的扭动身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静谧得有些奇特的瞬间，她的声音慢慢地扬起，慢慢地起伏，天籁样地在夜空弥漫、飘扬。她感动了，自己感动着自己，也感动着看客。搂抱女孩的男子将手停在女孩腰部或肩上，举着酒杯的女孩将酒杯长久地停留在唇边，停止着，凝固着，直到音乐再次响起，脚步再次杂乱，碰杯声再次暧昧，她才如梦初醒，才回到人间。

回到人间的还有其他人，有人开始关注她了。

她也感到了自己的胜利，感到收获的喜悦，但她总觉得少点什么，忘掉了什么。在一个傍晚，她去了郊外，郊外下着细细的小雨，江南特有的那种雨，静悄悄的雨，静悄悄地下，静悄悄的不干扰任何人。她忽然想起家乡，想起家乡的山岭和雨雾。家乡也多雨，但家乡的雨从来没有这样安宁祥和地下过，家乡的雨要么噼噼啪啪，要么哗哗啦啦，要么丁丁冬冬，每次下雨都夹杂着轰轰隆隆的雷鸣闪电，气势磅礴的山洪和泥石流，山雨过后，狼藉一片。他的那个男同学，那个吹奏过美妙葫芦丝的男同学，就是被山洪冲走的。乡镇上报给上级政府的灾情报告上写的是失踪，但鬼都知道，那种情况下，失踪是个什么结果。唉，那个男同学，曾经使她舞姿更加妖娆，心情更加奇妙的男同学，失踪多年了，她的舞姿却一直没有长进。在娱乐场所打工，既想挣到钱，又想出污泥而不染，只

能另辟蹊径。这一点，她看得很清楚，她不想沉沦，不想不明不白地过日子，想使自己的青春更亮丽，生命更光彩些。

她想起那个男同学，想起了在毕业晚会上男同学朗诵的诗。啊呀，怪不得总觉得少点什么，原来是那首诗呀。除过《再别康桥》、《雨巷》以外，还有另外的诗歌哩。她努力地想，回忆曾经喜欢过的那几句诗。

雨点儿打落下来，有点冷，江南也有冷的时候，江南的雨天冷清极了，鸟儿都躲起来，停止了飞翔。她没有带雨伞，经历过家乡的狂风暴雨，江南这种雨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她不习惯在江南的雨天带雨伞，就像来江南多年，不习惯辣椒酱里放白糖一样。或许，她想营造出《雨巷》中那个结着愁怨的姑娘，丁香一样的姑娘。她苦笑了一下，那样的景致大概只存在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只在歌吟和叙述中，现实生活中不会再有的。那几句诗是什么呢？好像有个奇怪的名字，名字是个地名，呼和浩特、山海关、德令哈、日月潭、库尔勒……

对了，德令哈，就是德令哈。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后面是什么呢，后面有一串更加优美凄婉的诗句，可她记不清楚了。在雨中，她站立良久。

她是可以去网吧寻找的，在网上一搜索，什么资料都可以一网打尽，但她希望去一次图书馆。来江南这么多年了，公园、体育馆、高尔夫球场都去过，各种饭店、酒楼、歌厅、舞厅都去过，高速路、步行街、大街小巷也都去过，唯一没有去过的就是图书馆。她真去了，走进图书馆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奇怪，那儿的人没有谁跟她一样。人们显得悠闲自在，与世无争，穿着随意大方，而她显得心事重重，拘谨而时尚。有人望她，她感觉到了，这个地方不属于她，她来这个地方，就像扛着锄头上飞机；像穿着西服革履，手提密码箱，腰里却吊着长长的旱烟袋。

她快速地离开了图书馆，离开得有点伤感。她跟图书馆应该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呀，她曾经是个天真活泼的小学教师，大小也算得上个知识分子，图书馆不就是给知识分子服务的吗？当她慌乱地离开图书馆的时候，能感到脸颊的滚烫。看来，她跟图书馆这种高雅的场所已经毫无关系了。

可她还是找到了那首诗，那是海子在他卧轨自杀前不久，路过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时候写的：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 you。

惆怅中，她回到宿舍。宿舍门口有人等她，那个人叫了她一声：“吴紫藤，你果真住这儿呀！”

她吓得后退了半步，待看清是张海洋时，笑了一下，笑得含蓄而妩媚。

## 2

司马君没有握住吴紫藤的手，但他发现吴紫藤认出他时，还是很高兴。吴紫藤的笑声停止后，再次问他：“你怎么在这个地方呀？”

司马君玩笑着说缘分后，看看不远处的湖面，几个中学生在近处的一只船上嘻嘻哈哈，一个孩子向这边做着鬼脸。吴紫藤说：“你有这么多孩子？”

司马君两手展开，晃动一下肩膀，笑着说：“有这么多孩子就好啦，全是存折，十年后光利息都享用不完。”



吴紫藤和司马君并排坐着，眼前是荡漾的湖水，湖水不清澈，但游船很多，湖岸上游人也很多。不远处，有一座仿唐建筑，两层木式楼阁，雕梁画栋，颜色艳丽，一对男女在二楼走廊上拍照，男人给女人拍，女人再给男人拍，单个照完了，向一个游人说着什么，说毕，游人给他俩照合影。女人依偎在男人的胸前，男人揽住女人的腰，男人女人一脸幸福。照完相，游人走了，男人女人靠在一起看相机，看着看着，两人争吵起来，吵着吵着，女人伸出胳膊，将一根手指头指到男人的鼻子上，男人向后退，一退退到浓密的雪松后面，女人向前走，一走也走到雪松后面，浓密的雪松枝杈挡住了他们。

雪松的枝杈上有一个鸟巢，一只黄尾巴大鸟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向鸟巢扑闪着翅膀，鸟巢里立即唧唧喳喳起来，一只红嘴唇鸟儿从鸟巢腾空而起，向黄尾巴大鸟扑去。鸟儿打架是个什么样子呢，吴紫藤忽然高兴起来，她更加认真地观察着。羽毛还没挨在一起，翅膀还没袭击到对方，两只鸟儿已经相跟着，一前一后斜着身子，穿过雪松枝杈，向天空飞翔，飞到无遮无掩的明净处，两只鸟儿并排儿，减缓速度，悠闲着，翱翔着。吴紫藤一直望着，望够了，笑出声来。

司马君说：“那些孩子真的不是我的，是我们学校的住校生。”

吴紫藤说：“大鸟原来是来约小鸟的啊。”

司马君说：“学生也挺辛苦的，周末都难得休息。”

吴紫藤说：“我还以为两只鸟打架哩，人打架看过，鸟打架没见过。”

司马君转过脸，惊愕地望着她，她才忽然想起什么，说一声：“我没说他们是你的呀！”

司马君说：“下午请你吃解放路饺子，西安解放路饺子和老孙家羊肉泡馍非常有名。你住哪里？我把学生送回去后就去找你。”

吴紫藤说：“不麻烦你了，明天我就走了。”

司马君反问一句：“走，回扬州吗？”



吴紫藤身子抖了一下，咬咬牙，说道：“不，我去德令哈！”

司马君说：“德令哈？德令哈在哪里？噢，青海吗，好远的。”

吴紫藤说：“是的，那是个遥远的地方。”

司马君说：“那么远，走亲戚吗？”

吴紫藤说：“不走亲戚，只是走走。”

两人玩笑似的一问一答。在司马君的坚持下，吴紫藤说了自己住的宾馆，然后起身走出公园，留下司马君呆呆地望着嬉笑的孩子。

司马君完全可以不跟这些孩子为伍的，他应该干自己的工作，但他今天的工作只能是看护这些住校生。他对孩子的感情一向不大浓厚，这个情结缘于十多年前。那个时候他还是一名师范大学大四的学生，别的同学整日忙着写入党申请书，把简单的简历往丰富里写，找关系，找单位，争取留在大城市，分配到教育部门或者重点中学，他则为结不结婚烦躁不安。当然，他还是结婚了，寒假快结束的时候完的婚。人家等了那么多年，不结是说不过去的。

“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娃全都结婚生娃了，有啥不高兴的？”

司马君他爸在客人散尽后长长地叹口气，将烟锅在鞋后跟上敲几下，再在土墙上敲几下，咂吧着嘴，望着儿子红堂堂的新房自言自语道。

他不清楚儿子的感受，只知道把儿子一生中最大的事给操办了，长辈能办好晚辈这么大的事，是件光宗耀祖的事，不管怎样，大事是办了。再也不会有人在后面戳他脊梁骨了，从此，他司马家不亏欠人家的了，他能挺起腰板做人做事了。在儿子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就跟村里其他家长一样，给儿子在邻村相好了一个女娃，每年中秋节、端午节和春节，两家人都要走动，往往是他家先去女娃家。蒸出的第一笼花馍要给女方家送去；第一次摘的苹果要送去一筐；割麦的时候要过去帮忙；杀只羊，也得送去一条后腿。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司马君考上大学。司马君上大学后，还没到中秋节，女方家就来人了，提来鲜红的柿子和包装漂亮的点心，有时候

也提一筐苹果，苹果上印的有大红的吉祥汉字。大年初二，应该是司马父母去女方家，女方倒先来拜年，司马家只好年初三回拜女方家。

事情已经很严重了，传言也越来越多，说什么的都有，说的最多的，还是司马君上了大学，嫌弃人家女娃了。司马家不是东西，不要人家也不趁早，霸占了人家那么多年，把人家女娃耽搁了，好机会都错过了。现在世道好了，光景变了，陈世美也多了。村里村外，谁不知道他们是亲家，毁过亲的女娃，一辈子都说不清楚，谁还敢给提亲。

司马君父母掐着指头一算，难怪人家嚼舌根，村里像司马君这么大年龄的男女，除开两个哑巴一个歪脖子以外，全都是娃他爸娃他妈了，过年过节都是三口两口一起给岳父岳母拜年，只有他家逢年过节由父母代劳。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古风古韵，习俗既多又盛行。房子一边盖，有凳不坐蹲起来，面条像裤腰带，油泼辣子一道菜，大姑娘不对外。家庭条件好的人家，姑娘一般嫁得都近，有换亲的，有两姊妹嫁给两弟兄的。大多数姑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以后的丈夫是谁，男孩也知道以后的婆姨是谁。当他们一旦拜堂成亲，当实实在在的生活摆在面前时，男孩女孩才真正明白过来，丈夫和婆姨原来不是送花馍和割麦子的时候相互帮工那么简单。

司马君的父亲在墙根蹲了好长时间，积攒了好多话，抽了三烟锅烟，吐了好多口水，终于站起身，向儿子的房门走去。儿子看着父亲，看着父亲嘴巴一直在动，他一句话都没说，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末了，只点点头，将头凑近翻开的书本，依然一言不发。父亲知道该干啥事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走出儿子的房间，出来后，没忘记拉上儿子的房门。司马君这才低下头，把脸埋进书本，书本随即就湿了。

毕业分配时，司马君谁也没找，也不知道该找谁，竟然分在一所重点中学，而且还是西安的一所中学，这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女同学王玉梅说：“司马君看起来老老实实，关键时候整实货哩。”



一个男生一脸鬼笑：“你咋知道？他整你实货啦！”

王玉梅说：“他呀，整不了我，说起来是个大学生，实际上还是一个农民，只是多读了几年书而已，哼！”

男生说：“别说人家农民一个，咱们还不是一样，师范大学向来被人戏称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党校被戏称为第一神学院，团校是第二神学院，你啊，还瞧不起司马君，人家可是城里人啦。”

王玉梅说：“城里人也不稀罕，到时候还说不定没咱们潇洒哩。”

多年以后，当同学们偶尔聚会，玩笑着提起这句话时，有人就说：“他妈的，王玉梅的眼睛真毒，那个时候都看清司马君潇洒不起来，按说他的势头是最好的啊，重点中学的班主任，单身一人在西安，业务又好，说个不好听的，我们这伙分到老少边穷地区的弟兄如今都是校长、文教局长、县长、处长，个个混出了人样子，最差的也是教务主任，他咋越活越缩水了。”

有人说：“我活得才不好哩，连个职称都没混上。”

有人反驳道：“你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当个大老板，自己给自己涨工资，要个职称捞球哩。”

人们就言归正传，继续兴高采烈地重复学生时代的那点事，继续感叹青春易逝，岁月多变，感叹他们的同学司马君。

### 3

吴紫藤到扬州的时候，走的是润扬公路大桥，大桥宽阔而平坦，晨雾中的大桥灯火辉煌，路旁有瓜洲古渡口的标志。她想起小时候似乎背读过一首关于瓜洲的诗，那个时候多天真，那个时候多无忧无虑啊，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一天到晚还快乐无比，现在有衣穿，有饭吃，反倒不快乐、不幸福。幸福是什么，她无数次地

问过张海洋，张海洋说：“幸福是饥饿时候的一碗饭，寒冷时候的一件棉袄，跑生意时候的宝马，睡觉时候的女人，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宝马，只有辆破桑塔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认为我就很幸福。”

吴紫藤笑一笑，将酒杯伸过去，和张海洋的酒杯咣地碰一下，一口喝了。张海洋起身走到她跟前，俯下身亲一下她的额头。她没有拒绝，扬起脖子，接住。他揽过她的腰，和她并排坐着，他想继续探索她的身体，开始她还配合，到了关键时刻，还是遭到了拒绝。她拒绝他好几次了，后来张海洋生气了，说：“没见过你这种女孩，娱乐场上的人还扭扭捏捏，跟乡下人一样。”

吴紫藤眼泪就出来了，她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虽然在舞台上唱歌跳舞，朗诵优美的诗句，各种诱惑在眼前穿梭往来，但她还是坚守着清白，把握着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发现自己爱上了张海洋，爱上张海洋以后，更加守护着自己，她想坚守到两人步入红地毯的时候。但总有情到深处的时候，最后一道防线崩溃后，吴紫藤很伤心，张海洋便会用缠绵和软语抵御着她的伤感。

这一次吴紫藤给张海洋演练海子的另一首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吴紫藤朗诵着，张海洋握住她的手，激动得连声说：“好，好，海子的诗就是好，这么多年了，想起海子就激动不已，他怎么就自杀了呢，要是活到现在，成就该多大呀。”

吴紫藤没法再朗诵了，她说：“别捣乱了行不行，我明天还要上场演出哩。”

张海洋就说：“上什么场呀，我养活你就行了。”

吴紫藤说：“养活不行，除非正式娶我。”

张海洋像充满气的气球，气鼓鼓地盯住她大声大气地说：“你不能说点别的吗？成天背诵海子的诗，背诵浪漫而清纯的诗句，以为你是个脱俗的女孩，没想到还是一个要婚姻，要名分的女人，



俗，俗，俗到家了！”

张海洋转身走了，留下吴紫藤一个人呆呆地望着江南的窗棂。江南的窗棂总是木的，暗红的色泽，江南的窗外总有雨珠和娇艳的花朵。海子说他从明天起，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海子没有做到，一个诗人没有做到，她一个打工女孩，肯定也做不到。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一点倒可以做到，实际上，她每天努力挣钱，就是为换取更丰富的粮食和蔬菜。除此而外，不可能有更多的奢望。至于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大概只是梦里的事了。

张海洋不愿给她婚姻，她还是把他当朋友，按她的现状，能有张海洋这种朋友已经是幸运的事。自从张海洋到她宿舍门口叫住她到现在，两人还是合得来的，如果不谈婚姻，两人应该是和平共处的朋友。但当那件事情发生后，麻烦似乎就跟上了她。

这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广告术语叫难言之隐。她觉得不舒服，难受极了，但不能告诉张海洋，如果张海洋知道自己得了那种病，还能把自己当红颜知己吗？还会继续跟她来往吗？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上海这种发达地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多如牛毛，因为流动人口众多，有的地区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还多，原生态的猴子不好找，漂亮的打工女孩遍地都是。娱乐场所的女孩得了那种病，好比司机丢了驾驶执照，主持人丢了麦克风，炸油条的烂了锅底，修理工丢了钳子扳手，学生丢了书包，挂满枝头的苹果遭了雷击。平静的日子危在旦夕，吴紫藤这么想着，烦躁和不安接踵而至。

张海洋继续来找她，继续两人的甜言蜜语，但到了关键时刻，总是得不了手。一次两次这样，到后来张海洋果真生气了，说又不是纯情少女，又不是第一次，连这点都做不到，还谈什么结婚不结婚。吴紫藤坐立不安，眼泪汪汪，她怀疑病是张海洋传染给她的，但绝对不能过问。染上这种病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守口如瓶是上策。张海洋走后，她就把买来的药按照说明使用，口服的、洗涤的，一天三四次，麻烦透顶不说，满屋子还飘荡着挥之不去的浓浓

药味。使用这种药，不像服用头疼脑热的药，服用头疼脑热的药，不需要关门闭窗，不需要遮遮掩掩，不怕被人看见，只要喝下药粒，三两天就会见效。买药的时候，也不必先看周围有没有熟人，如果有人看见该作何种解释。

不舒服没有因为她的每日辛苦用药而减轻，反倒越来越难受。白天不能安心做事，总是心神不定，晚上睡不着，害怕得的不是一般的性病，而是特别不好的那种病，那种几十年前领袖人物宣布在中国消失的那种病，如果得的确是那种病，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张海洋肯定不会再和她来往。但除过张海洋，没有跟别人亲密接触过啊！会不会是其他途径感染的，公共浴室传染的？衣物传染的？间接接触传染的？是谁传染给她的呢？如果找到那个人，要求点赔偿，自己的负担就会轻点。不长时间以来，她花掉了不少积蓄，原来只知道黄金值钱，没想到治疗这种病的药远比黄金昂贵。金戒指金耳环戴在手上耳朵上，好几年不取都不变质，还能起到存款的功效。这种药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当然，这种病也不是一般人能得上。是谁传染给她的呢？好像是张海洋又好像不是，她不能确定，不能确定就只能一个人忍受煎熬。

治病费用扶摇直上，快过年了，她得给远在云南的父母寄回置办年货的钱，外出几年，每年春节前她都要寄回一笔钱的，今年也不能少。咬咬牙，还是寄了。江南过年虽然不玩狮子闹社火，还是会张灯结彩，贴年画，烧高香。江南的年味还是浓郁的，机关单位放了假，服装城十几万流动人口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要不是月光下依然闪耀着银光的卷闸门挨个儿排着，还以为看花了眼。开服装店的人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发商走了，城郊那些生长在大地上的众多厂房也关门了，饭店宾馆纷纷挂出了“春节放假”的牌子，娱乐场所自然门前冷落鞍马稀。

吴紫藤不能回家，尤其在这个节骨眼上，更不能回家。药是不能中断的，火车上没办法洗涤，喝药也不方便，更不能在父母面前明目张胆地用药，吴紫藤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比起病魔自然算不



了什么，但内心的苦，不亚于病痛。没仔细考虑，她就想出了办法，去扬州过年！

#### 4

瘦西湖冷清得不能再冷清，从大门口往里走，是一条长长的水泥路，路的一边是没有多少生机的浅草和矮树，另一侧是一湖蜿蜒的水域，水边长满垂柳，但柳枝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意，司马君独个儿走着，裹了裹衣服，竖了竖衣领，继续走着，走到一处花墙边，背着风，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继续向前走。他不是个会逛公园的人，不是个会旅游的人，尽管走在瘦西湖，一点也不激动，一方面因为瘦西湖还没到烟花娇媚的时候，整个景区没几个人，另一方面，与心情有关。心情不好的人，就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也不会大声呐喊：“多么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多么壮美的天安门广场！”

司马君的心情一点都不好，来扬州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会一个人出游。多年来，只要有假期，他就会回到老家，回到父母和妻子住着的四合院，四合院温馨亲切，回到家，心理才能完全放松。曾经有两次机会可以将妻子和孩子接到西安，一家人住在一起，但阴差阳错，妻子还在原来的地方，孩子倒是很争气，考上了城里的一所中学，孩子进了城，接妻子进城的想法就减弱了，到后来简直就没有了。妻子适合在老家住着，不适合在城市居住，司马君早得出了这个结论。妻子一口苞谷茬子腔调，从来不会小声说话，在学校吃住，不会小声说话，就等于自找没趣。久而久之，学校里的教职工都知道司马君的老婆是个标准的农村妇女，没法在学校长住，司马君也不主动接老婆到城里住，所幸的是，西安到老家的公路修得笔直，一两个星期司马君就要回去一次。回家的感觉非常好，还没走到家门口，就有人迎上来打招呼，递上一支烟。开始



他不抽烟，拿客气话谢绝人家，有人跟在他后面，笑眯眯地问他城里又有啥新鲜事，他一件一件地说了。父母老婆和孩子知道他周末回来，早早准备了好吃好喝的，一家人围在一起快快乐乐地过上两天。孩子进城后，他回家的次数明显少了。回家的良好感觉逐渐稀薄，在学校的感觉更不如意。

十多年前，他是这个重点中学重点班的班主任，曾经获得过市教委的多次表彰，后来不知怎么搞的，不让他当班主任了，还把他调换到次要班，代次要课。几个比他来得晚的老师当了教务主任，教研室主任什么的，职称工资也往上调，他则多年不变，除非政策性的统一调资，跟着大家一起水涨船高。在学校，他从来不找领导提要求、讲条件。同事见面只是点个头，很少见他单独跟人交谈。随着教龄的逐年增加，他感到自己实际上很苦闷、很失落，至于什么地方失落了，一时半会想不明白。一次，一个老同学从县城调到西安工作，请大家吃饭，一个同学说：“你们看人家司马君，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年轻英俊。”

王玉梅小声嘀咕：“没变化你以为是好事，男人要那么年轻干什么，男人显年轻说明没有心可操，不操心的男人还算成功男人吗？没权的人炫耀金钱，没钱的人炫耀权利，既没有权利又没有金钱的人才炫耀健康和年轻。”

那个人反驳道：“你怕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噢。”

王玉梅将嘴凑到那个同学耳朵沿上，小声说：“他呀，哼，其实只是个农民，多好的前程让他糟蹋了，只有老农民才那样不思进取，安于现状。”

王玉梅说完，向司马君做个鬼脸，笑了一下。那个男同学脸上却挂不住，他大概第一次听一个女人毫无顾忌地批判一个男人，而且是自己的老同学，他的表情没有王玉梅自然。司马君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王玉梅嘴里没什么好话，尤其对他司马君，他不知道怎样得罪了她。后来他反思，他是个不会讨女人喜欢的男人，王玉梅对他不感兴趣，和他对桌办公的那个女人也不喜欢他。那个女人